歷史與空間

和吳冠中先生的一點機緣

■蔡清枝

名畫家吳冠中先生逝世將近一周年了，在人們懷念他的時候，不禁讓我回想起過去與先生的一點接觸。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在中央美術學院讀書時，大約是一九六一年初冬，吳先生和董希文、邵晶坤從西藏寫生回京，由中國美協為他們組織了一個三人寫生聯展，在這次畫展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吳先生的油畫原作，其藝術魅力，令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一九六五年畢業，我被分配到中國美術研究所（即現在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工作，與吳冠中先生的愛人朱碧琴成了同事，朱為人祥和、平易近人，所裡的人總親切地稱她「朱老太」。記得中午在美研所用餐時，大家常常品嚐到朱老太親手做的美味泡菜。不久，文化革命開始了，中央美術學院和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等藝術院校都被停止進口國外的美術圖書刊物，吳先生就經常在朱老太（她在書庫工作）的陪同下到美研所書庫看書，由此我也認識了吳冠中先生。在那整天「衝衝殺殺」的特殊年代，幾乎一切藝術活動都被停止了，當然更談不上看書畫畫鑽研業務，而吳先生卻仍然專心致志、如飢似渴地做學問，不斷地進行藝術探索，這在當時實在是十分難得的。

一九七零年，美研所和中央美術學院一起，被下放到河北石家莊附近的部隊農場期間，吳冠中先生所在的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也同樣在附近的另一連隊農場接受「改造」，我們從朱碧琴處得知，吳先生被安排養鴨，發生因死了一隻鴨子而被批鬥的怪事。對於這一奇聞怪事，當時大家都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內心對吳先生默默地表示同情。後來，因為在美研所工作時間長了，與朱碧琴又比較熟悉，加上我本來就非常喜歡吳先生的油畫，有一天，我大膽地對朱老太說：「我很喜歡吳先生的畫，當我哪一天要離開北京的時候，能否請先生送我一幅作品留作記念。」朱老太回答我：「老吳的油畫從未曾送人。」之後過了很久，我也沒有再提此事。大約過了兩年，一九七五年五月的一天，我即將調回廈門工作，朱老太突然帶來三幅吳冠中先生的油畫，並說吳先生要送我一幅，讓我從三幅中挑選。聽到這一消息，我真是喜出望外，在所裡工作的吳甲豐、譚樹桐、龔產興、王玉池等十多位同事一下子都圍了過來，欣賞並發表各自意見，幫我挑選出主意。最後我選擇了一幅題為《晨牧》的風景畫，畫面上一片小楊樹林，籠罩在薄薄的霧靄中，其間隱隱約約地呈現出放牧的白色羊群，整幅畫面色彩清新又和諧，大自然那種寧靜、淡雅之美躍然顯現，把欣賞者帶進了詩一般的藝術境地。1972年，正在河北獲鹿縣接受「再教育」的吳先生，開始被允許在勞動間隙作畫，他常背糞筐去寫生，學生戲稱他為「糞筐畫家」，《晨牧》與《房東家》、《山花》和《玉米》，屬同一時期的油畫，體現着畫家審美情趣趨向主觀表現的轉折，為以後積極探索他的審美理想和中國傳統藝術精神的結合提供了明顯的軌跡，由此突現出《晨牧》藝術美的特殊意義，具有不可多得的收藏研究價值。

在我回到廈門工作兩年之後，一九七七年秋天，吳冠中先生在清華大學的曾慶善、楊燕萍夫婦陪同下到廈門寫生，就住在鼓浪嶼原來的福建工藝美術學校（現在的福州大學廈門工藝美術學院）招待所。當年我的宿舍在工藝美校「十八戶」一樓，學校招待所在「十八戶」三樓，因此我有幸接待了他們。他們三人到達的當天，吳先生不帶畫具，空身踏遍了整個鼓浪嶼，在認真的觀察中選擇寫生對象。鼓浪嶼這一美麗的小島，日光岩下，地勢高低起伏，一幢幢紅色屋頂的洋樓別墅，穿插在綠色的花草樹木中，顯得格外美麗。島上的古榕，蒼逸健碩，有的根攀懸壁之上，自然虬曲，活現一幅優美的壁掛；許多榕樹垂掛的氣根，穿插在姿態萬狀的枝幹間，直曲相間，疏密變化有致，不僅呈現着勃勃生姿，也從形式上顯露出藝術魅力。所有這些都給吳冠中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清晨，先生帶着畫具直奔鼓浪嶼原匯豐銀行小樓旁，對着一棵大榕樹寫生了起來。隔天又在匯豐銀行東北角小白樓下，面朝鷺江道方向的一片榕樹進行寫生。兩天的寫生，都有許多師生到場觀摩學習。這次榕樹寫生，為不久後創作的墨彩畫《鼓浪嶼》提供了生活原型。第一天的寫生，他連續幾個小時站着體察對象的特徵，探尋其形式美感的奧秘，並不時地揮動手中的畫筆。直到十二點多鐘了，我還沒見先生回學校用午餐，就去找他，沒等我開口，吳先生一見到我就問：「小蔡，要我回去吃飯嗎？」我答：「是啊！十二點都過了。」吳先生又說了：「我作畫時，胃功能已喪失，不會餓的。你去把早上剩下的稀飯留下，等我回去後再吃吧！」說完了，又全身心地投入寫生。就這樣，他從早上七點多到下午四點鐘，將近九個小時沒喝水也不小便，連續寫生不止，好像除了作畫，已經忘記了其他的一切。正如他的大兒子吳可雨說的那樣：「父親為了藝術可以不顧一切」，他畫起畫來可以不吃不睡。不是嗎？！吳先生就認為，藝術家就要有殉道精神。

吳冠中先生是一位終生為藝術而奮鬥的當代藝術大師，現在雖然已經離我們而去，然而他不僅創造了一大批珍貴的畫作，更重要的是他還給我們留下了許許多多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永遠地懷念他學習他！

■吳冠中的油畫《晨牧》。 作者提供圖片

生活點滴

■蒲繼剛

秋風中的午餐

前年的秋天，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我和一群朋友去一個湖邊釣魚。朋友的朋友在湖邊包了個漁場。這個湖不很大，卻遠離城市，所以湖水清澈，湖岸美麗。

早晨的太陽把湖水染成了金色，湖岸邊有幾片稀疏的蘆葦，還有幾十隻野鴨子在湖水中遊蕩。我突然想起王勃的《滕王閣序》中的名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雖然那寫的是傍晚的情景，現在是早晨，但秋風、湖水、野鴨、蘆葦，不就是《滕王閣序》中的情景嗎。我揀了塊石頭，想看看孤鶩齊飛的情景，便向那群野鴨子扔去。那群野鴨子突然受驚，撲啦啦飛了起來，在早晨金色的陽光中飛翔，真是美極了。同去釣魚的好朋友大牛說：「你神經啦？不好好釣魚，嚇唬野鴨子幹啥？」我朝他笑一笑，這番心中美妙的心事，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所以，我只好笑一笑。

在秋天的湖水裡釣魚，已經遠離了夏日裡釣魚的暑熱，非常愜意。秋風陣陣，在秋天裡，一簇簇，一片片野菊花正在田野裡怒放，那金色花兒，在陽光的照耀下，似乎是撒了一地的金子，把湖岸點綴得更加美麗妖嬈。

釣到中午的時候，朋友便請去吃飯。朋友只燒了兩個菜，但這兩個菜卻裝了滿滿的兩大臉盆，一盆是土雞燒芋頭，裡面還放了些氽好的菠菜，煮好的鹹鴨蛋；另一盆則是燒的湖裡的一大條鯉子魚。兩盆菜的味道真是好，完全的農家風味，自然風味。桌子、凳子就放在小屋外的大樹下，上面擺滿酒和菜。朋友又拿出一大罐子自釀的紅薯燒酒，還採了一大把野菊花放在桌子上，插在一個大玻璃瓶子裡。我們坐定後，拿起筷子就吃起來，味道真是鮮美。我們吃得汗水涔涔，大快朵頤。我心中的感覺突然變得特別好，為那桌子上的好菜好酒，更為朋友採的那一大把野菊花。在人生的一個段落，一個截面，在秋天一個陽光明媚的中午，在一個飄滿野菊花馨香的湖邊，坐在陽光下，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吃着，喝着，忽然就想起西晉著名的文學家張季鷹。張季鷹原來在洛陽做官，做的是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人稱「江東步兵」，官夠大吧。但張季鷹見秋風起，思念起家鄉吳中的蓴菜羹、鱸魚膾，就說道：「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求名爵！」然後就往家跑，官也不做了。真是瀟灑透了。今人總說自己活得很累，今人能有這般瀟灑嗎？沒有，怎能不累。《世說新語》上還講：張季鷹為人縱任不羈，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特別酷，特別放得開。有人勸他：「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張季鷹卻回答說：「使我身後有名，不如即時一杯酒！」真是瀟灑透頂！

朋友的朋友端起了大土碗中的酒，開始敬我們。朋友的朋友以前也是在政府中的一要害部門做官，官職做到副處級。這副處級的官職雖不很大，但在地方，在講究官本位的中國內地，且又在要害部門，已經很了不起。酒過三巡，朋友的朋友已經微醺，我問他：「為甚麼放着副處級的官位不做了，來養魚，種地？」 朋友的朋友說道：「現在當官，一是不自由；二是危險。許多人認為當官位高權重。但地位高，卻『不勝寒』；權力大，卻最危險，最容易滑倒。你看我現在多自由、多瀟灑。」我真有些驚歎了，荊楚之地，山青水秀，人傑地靈，隨便都可以遇到一些高人。尤其是這位朋友的朋友，在這物慾橫流，世風惡俗，人心不古的當下，他真是難得的清醒、瀟灑之人。我突然覺得他有魏晉人士的風情，唐代詩人的雅興，還有些像張季鷹，有官不做，種地南山；自由自在，瀟瀟灑灑。沒有魏晉人士的風情，沒有唐代詩人的雅興，怎能有這樣的情懷。

太陽落山了，我們收起釣竿，該回家歇息了。這秋風中的午餐吃得真是舒坦極了。其實，百姓生活，人生大事，不就是柴米油鹽，吃好、穿好、住好嗎？我想，如果再有一枝野菊花，再有一杯紅薯燒釀，與自己投緣的人一起，在陽光明媚的秋風中吃肉、喝酒，那就是詩意人生了。

■垂釣之樂。 網上圖片

古今講台

■吳羊璧

易經不是宿命論

遠古的時候，伏羲畫了八卦。八卦雖然只是由幾劃來作變化，但幾個橫劃變化組合，就構成了可以「類萬物之情」、「通神明之德」的八個卦，進而形成了自成體系的六十四卦。現在我們翻開《易經》，就是上經與下經共六十四卦。

易經不是卜筮書那麼簡單，但許多人主要是把易經作為卜筮之書來看。既然這樣，我們就來談談卜筮與易經。

先說一個有趣的卜筮故事。

明朝時，有兩個人胡淵和袁杞山同遊金陵，在一個神樂觀中，見到觀主正在兇狠地罵徒弟，因為觀裡丟失了金杯。兩人就為此事占了卦，得「剝之頤」卦。此卦的卦象是，下坤（下面三畫是坤），上艮（上面三畫是艮）。上卦的「艮」，好像覆碗，似金杯。「艮」的性質屬「土」，有靜止的意思。下卦的「坤」，也是屬「土」。卦象表示金杯沒有失掉。根據後天八卦方位，應該在觀的西南角找到。這裡的解釋，我們不易弄清楚，不過有趣的是，金杯果然在西南角找到了。

這裡說的卦，就是六十四卦中的一卦。

易經可以用來占筮，不過和普通用簡單的占法來求知吉凶，動機就不相同。普通的簡單占法，例如用形狀不一樣的兩塊小木板，擲下去，看看正反，就得知是吉是凶。這樣簡單的占得吉凶，其實只能為卜筮者帶來一點沒有多少根據的預感，（如果是吉，心理上得到一點安慰）。

易經的六十四卦，每一卦有六爻（六劃），一共有三百八十四爻。每一爻的產生過程，又可以帶來點筮上的變化。為甚麼要有這麼多變化？因為古人作易經，並不只是求吉凶（事實上也無法確知），而是力求占得一卦之後，以卦象卦辭作參考，考慮對眼前的具體事物應該怎麼做。世界上的事物很多變化，不過把各種事象分類歸納，假定為三百八十四種類型（還可以有更多的變化），這也可以相當周全了。而且在占得一卦之後，根據卦辭、卦象，結合眼前的具體情況，還可以深入思考。這樣來說，易經的總體要求，其實是在認識、尋求、思考客觀世界的規律。《繫辭上傳》說：「吉則得，凶則失，知悔吝則知憂虞，知憂虞則可以趨避吉凶。」吉凶可以通過人的主觀努力（基礎是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而改變，這就不是宿命論，是說明人生努力認識世界，以及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去使事物變化更好，更吉。

上面所引的一個故事，是占得靈驗極了。找到了金杯，解決了問題。不過，也正因為特別靈驗，所以只可以作為趣談，並不是每占一卦都可以這樣神奇的。但是通過占卦，得到啟示，再加上努力，去使世界更好地發展，這種精神是積極的。

易經是極古流傳下來的書，易經上面的卦辭、爻象（基礎是陽爻與陰爻），都不大好懂，所以現在談易經的書，多是對六十四卦逐一作解釋，但也不好懂。例如「剝卦」，說：「剝，不利有攸往」，彖辭（每一卦的重要組成部分）說：「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即使把這些話解說一下，仍然不容易明白、吸收。

無論如何，八卦是易經的基礎，八卦從伏羲氏的時期流傳到今天，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事情。還有更古的書嗎？

豆棚閒話

玩笑的尺度

■青絲

友人王君，生性開朗，語無遮攔，喜歡開玩笑，在各種場合都是活躍分子，但是，他的玩笑也令不少人感到頭疼不已。因為王君開的玩笑，經常沒輕沒重，很少考慮到他人的感受，也不管對方是否接受得了，時常弄得別人十分尷尬。只不過大家出於禮貌和友情，不好意思當場發作。久而久之，王君以為自己的玩笑很受歡迎，大家對此並不排斥，便愈發得意，玩笑程度也是變本加厲。

另一位朋友吳君，是個一根腸子通到底的老實人，不懂得許多曲裡拐彎的事情，常被王君作為開玩笑的對象。吳君的妻子，人漂亮大方，很有人緣，與之相比，吳君不論外貌還是性格上，都頗有不如，故難免有些自卑心理。王君就是緊抓住這一點，一而再地開吳君的玩笑。他經常打電話到吳君的家裡，只要是吳君接電話，他就會逼緊喉嚨，裝出陌生人的聲音，點名要找吳君的妻子。

老實巴交的吳君，哪裡知道這只是一個玩笑？如此無數次之後，吳君終於爆發了，責怪妻子不該在外面勾三搭四，要不然怎麼會經常有陌生男人打電話來找。吳君的妻子面對無端指責，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根本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自然是很不服氣，夫妻倆經常為此而吵鬧。後來事態不斷被擴大，吳君夫妻鬧到將近要離婚的時候，王君這才發覺不對勁，趕緊站出來道清了實情。感覺被戲耍了的吳君夫妻，一怒之下將王君告上了法庭，認為正是王君所開的無聊玩笑，才導致了今日的局面，所以王君應當承擔相關的責任。多年的朋友也為此反目成仇。

開玩笑是一種交際的藝術，有助於縮短彼此之間的心理距離，營造出一種和樂融洽的對話環境。只不過，凡事都要有節度，開玩笑也應當保持在可控制的範圍內，如若不然，就會引發矛盾和事端。

清人薛福成的《庸庵筆記》裡載有一事：清咸豐年間，某縣有家藥店，老闆的兒子年方六歲，常與一個五歲的小女孩在一起嬉戲。某日，男童讓女童陪他出門玩，女童不肯，男童就開玩笑地威脅道：「如果不去，就殺了你！」女童為了應和，把頭伸到藥店剖切藥材的鍘刀下面，說：「請你來殺我！」沒想到藥店的夥計鍘完藥材後，並未把鍘刀放置妥帖，刀片沒有被安置在底槽上，經人觸碰，重達百斤的刀片頓然從上落下，把女童鍘成了兩段，當場喪命。本來只是一個小小的玩笑，結果沒有把握住度，遂演變成為了一幕人間慘劇。

生活中如果沒有玩笑的調劑，將會是刻板而僵硬的，適當的玩笑，猶如一副潤滑劑，可以調節氣氛和情調，讓人感到輕鬆自然。但是，也要充分考慮到開玩笑的對象和內容，懂得尊重他人，把握好度，玩笑才會真正的有趣和生動。

閱卷有益

■鈴 蘭

《人脈》：成功人生的關鍵因素

在我們身邊，不乏這樣的人：他們沒有顯赫的背景，學歷不一定很高，其貌不揚，卻把事業經營得有聲有色，成了眾人仰慕的成功者。他們有甚麼秘訣嗎？近日讀美國鮑勃．比汀的《人脈》，終於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成功者都擁有並善於利用人生的關鍵性因素——人脈。

人脈是由人際關係形成的人脈網絡。俗話說：「一個好漢三個幫，一個籬笆三個樁」，要想做成大事，必定要有做成大事的人脈網絡和人脈支持系統。人是幹事的關鍵因素，處理好人際關係，比單純做好一件事要複雜得多。《人脈》講述的就是可以改變人生命運，為美國前總統小布什成功競選總統做過貢獻的智慧——「100/40人脈法則」。

「100/40人脈法則」並不是甚麼新鮮理念，古代的猶太人、中國人、歐洲人、日本人、俄羅斯人中，凡是成功的，都運用過它。「100」不是一個確切的數字，而是人們建構起來的關鍵性朋友關係網絡，是具有戰略性意義的關係資源。「40」則是人們根據自身與周圍環境列出來的屬於自己的夢想、理想與目標的清單。「100/40人脈法則」即讓「100」中的人脈資源，為你的「40」個夢想和目標服務，才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這一法則簡單、易行、高效，適用於所有人，哪怕你並不擅長交際，只要你運用它，就能夠迅速擁有廣泛、優質的人脈，並且把你擁有的人脈的能量發揮出來，迅速完成你的人生目標和理想。

如何獲得人脈呢？

首先是態度要積極。每個人都想擁有美好的生活，渴望得到別人的認可與鼓勵，沒有人願意和消極的人待在一起。思想積極向上的人，更易贏得人脈。其次是具備成功者的素質。假如你想結交成功人士，必須先拉近自己與成功者的距離。最簡單也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錘煉成功人士的優秀品質，比如堅毅、拚搏、學習、堅持……擁有了這些品質，你離成功也就不遠了。此外，價值觀和情感也是很好的紐帶。千百年來，中國人極為重視親情、老鄉關係，同樣的成長環境，往往有着相同的價值觀與人生觀，因此，親戚、老鄉、同學、戰友都是值得珍惜的人脈關係。另外，找到與他人的共鳴點，遵循「互惠原理」，打造自己的核心價值至關重要。要想別人對你好，不妨先對別人好一點，能夠說服別人認可你是邁向成功的第一步。把自己做成品牌，獲得他人的信任，你就有了人脈。

有些人熱切地希望實現自己的理想和目標，並朝着某個方向努力前進，假如遇到挫折就放棄，那他永遠不會到達成功的彼岸。成功的人生需要堅持，在前進過程中走了彎路是正常的，彎路不會永恆，而是你需要擁有或學習的某些知識必須在走彎路的過程中才能學到。

當你讚美、鼓勵並幫助他人的時候，會為你贏得更強大的關係網絡。這樣做是一種投資，是一種從來不會浪費的投資。有人說：「人的價值是由你所掌握的信息量決定的。」你的人脈資源越廣泛，擁有的信息量就會越大，離成功就會越近。但凡成功的人生，必然有許多因素，起決定作用的就是人脈。

【《人脈》，鮑勃．比汀（美）著，陳科科譯，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1年7月】

■《人脉》封面。